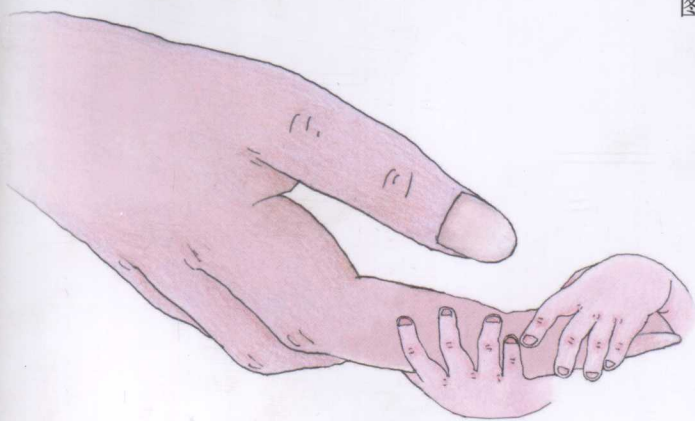


全
彩
纪
念
版

砚
子
插
图



妞妞

一个父亲的札记

周国平
著



姐姐

一个父亲的札记
周国平 著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姐姐：一个父亲的札记/周国平著.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1

ISBN 978-7-5640-2981-4

I. ①姐… II. ①周…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44012号

插图：砚子

策划：一力 乌尔沁

装帧设计：灵动视线·张莹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68944990 (批销中心)
68911084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 23.5

字 数 / 244千字

版 次 /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校对 / 张沁萍

定 价 / 50.00元 责任印制 / 母长新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自序

四月即将来临，空气里飘荡着春天的气息。妞妞出生在十年前的四月。这个时候，我无法拒绝这样一个建议：给《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出版一个插图珍藏本。

在我一生中，我从未觉得岁月像最近十年这样倏忽易逝。我还是我，但生活的场景已经完全改变，和妞妞一起度过的五百六十二个日日夜夜被无情地推向远方，宛如被潮汐推到海滩上的五百六十二枚贝壳，那海滩绵亘在死寂的月光下，无人能够到达。我知道，所有的贝壳已经不再属于我，我不可能把其中的任何一枚拾起来握在手里。当我自己偶尔翻开这本书的时候，我仍然会流泪，但泪水仿佛是在为轮回转世前的另一个我而流了。上帝啊，你让人老，让人死，你怎么能不让人麻木！人的麻木是怎样的无奈！我们没有任何办法留住人生中最珍贵的东西，我们只能把它转换成所谓文本，用文本来证明我们曾经拥有，同时也证明我们已经永远失去。

既然文本是唯一能够持久的存在，我何必要拒绝给它一个隆重的形式呢？

其实，作为文本的《妞妞》从来就不是属于我个人的。我的意思是说，它真正讲述的不是一个小家庭的隐私，而是人类生存的普遍境遇。对于这一点，我自己曾经不太自信，在某些责难面前感到过惶惑，是来自读者的声音给了我一个坚定的认



识，从而也给了我坦然。

请允许我从偶然读到的报刊评论中摘引一些话——

“我觉得，周国平为他女儿著这部书是他为捍卫生命的尊严以笔为刀与死亡所做的一场肉搏战。”

（朱海军，《今晚报》1997年4月11日）

“当我买下了那本摆在书架上的《妞妞》，读完了周国平满纸的冷峻和温柔，我想说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都是妞妞。”

（柳松，《南昌晚报》1997年7月17日）

“《妞妞》是为除周国平之外的另一个或其他许多的寂寞而写的。周国平大概永远不会知道，陪着他的寂寞坐着的，另外还有很多寂寞。”

（黄集伟，《齐鲁晚报》1997年8月23日）

“作为妞妞的生父，周国平有着许多难以超越的亲子之情，所以他不可能奢谈意义。而作为没有过妞妞的我们，又无从超越。但我们渴望超越，渴望通过意义引渡我们。这才是我们的痛点……”

（陈荷，《文艺报》1997年8月30日）

这些话所表达的当然不是对一个私人不幸事件的同情，而是对人的一种存在境况的共感。我默默感谢这些评论的作者，他们的理解使我相信了《妞妞》的意义不限于妞妞。

也是从报刊上知道，《妞妞》作为一个文本，还有另外的解读方式，我且在这里一并录下备案。

首先传递有关信息的是王一方先生，他在主持一次书面座谈时提到：《妞妞》一书“被美国医学人文学专家奉为当代中国人文医学的启蒙之作”（《中国文化报》1998年10月1日）。后来，听说又有一些报刊报道了类似消息，但我没有读到。直到前不久，读到了一则稍微详细一点报道，其中说：“在美国，有两所著名的医学院——得克萨斯大学医学院和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已将《妞妞》一书作为案例编进了讲义，讲义科目为医学伦理学。所以在美国，《妞妞》被称为‘中国医学人文学的重要作品’。如此判断理由充分：《妞妞》不仅仅是一个作者亲历的悲情故事，而且它还展现出一个鲜活的病人世界。”（《北京晚报》2000年1月10日）紧接着另一则呼吁“医学需要人文关怀”的报道也认为，《妞妞》一书“给中国公众提供了一个反省现代医学观念与制度的生动案例”。（《中华读书报》2000年1月12日）

我没有对上述消息进行核实。我自己明白，我的书当不起相关的评价。不过，如果它真能推动人们反省今日医学的非人道状况，我当然觉得是好事。

四

在中国大陆，《妞妞》一书出过两种版本，一种是收进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出版的《周国平文集》第5卷中的本子，另一种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出版的单行本。

后者在出版时被做了少许删节，现在的这个版本悉数予以复原，因而是第一个完整的单行本。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没有书商的吆喝，没有媒体的炒作，《妞妞》自己走进了读者中间——

1998年的一天，我意外地获悉，它获得了“首届全国优



秀青年读物”一等奖；

来自全国的千百封读者来信；

早出的两种版本，3年累计印数已达9万5千册。

当然，还有盗版。《中国图书商报》1998年1月16日报道：“保守的估计，《妞妞》一书的盗版数至少在20万册以上。”有一个时期，我自己目睹盗版本遍布北京的书摊。直到现在，各地仍不断有新的盗版本流向市场。我之所以愿意出版这个新版本，也是希望它的发行能对盗版起一定的抑制作用。

我听到过一个很个别也很刺耳的声音，但我不想复述。大江健三郎应该庆幸自己没有结识类似的心灵，否则他也会被讥讽为依靠儿子的残疾赚取了诺贝尔奖金。

五

最后我要告诉读者，现在我又有了一个女儿，和妞妞一样可爱，但拥有妞妞所没有的健康。当然，我非常爱她，丝毫不亚于当初爱妞妞。我甚至要说，现在她占据了我的全部父爱，因为在此时此刻，她就是我的唯一的孩子，就是世界上的一切孩子，就像那时候妞妞是唯一的和一切的孩子一样。

这没有什么不对。一切新生命都来自同一个神圣的源泉，都是令人不得不惊喜的奇迹，不得不爱的宝贝。

可是，当我看着我的女儿一天天成长，接近然后越过了妞妞最后的年龄，当我因为她的聪明活泼而欢笑时，常常会有一个声音在我心中响起：妞妞，妞妞太可怜了！于是我知道了，尽管我今天有幸再为人父，经历了沧桑的心毕竟是不一样的了。妞妞并未远离，她只是潜入了我心中最深的深处，她始终在那里为自己的人间命运而叹息。

我感谢上苍又赐给了我做父亲的天伦之乐。但是，请不要

说这是对我曾经丧女的一个补偿吧，请不要说新来的小生命是对失去的小生命的一个替代吧。我宁可认为，新生命的到来是我生活中的一个独立的事件，与我过去的经历没有任何因果联系。妞妞依然是不可替代的，而我现在的女儿不能、不应该、并且我也无权要她成为一个替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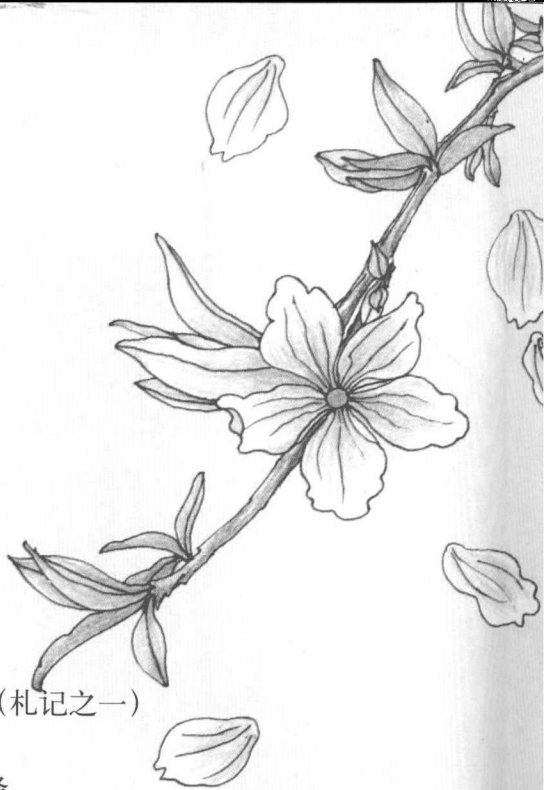
所以，无论我的家庭状况已经和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妞妞》始终是一个独立的文本，它的存在不会也不应受到丝毫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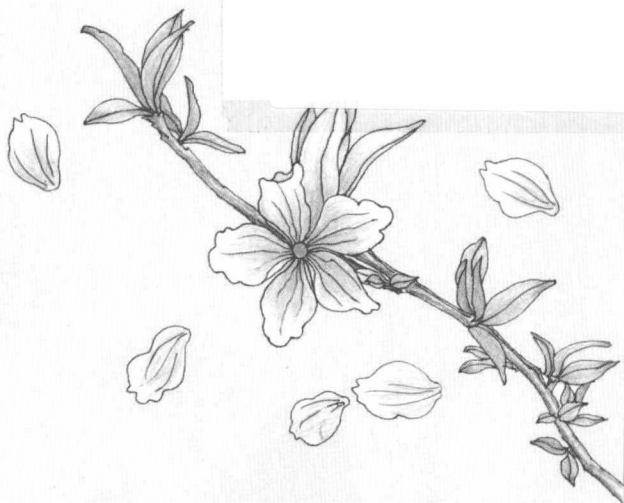
2000年3月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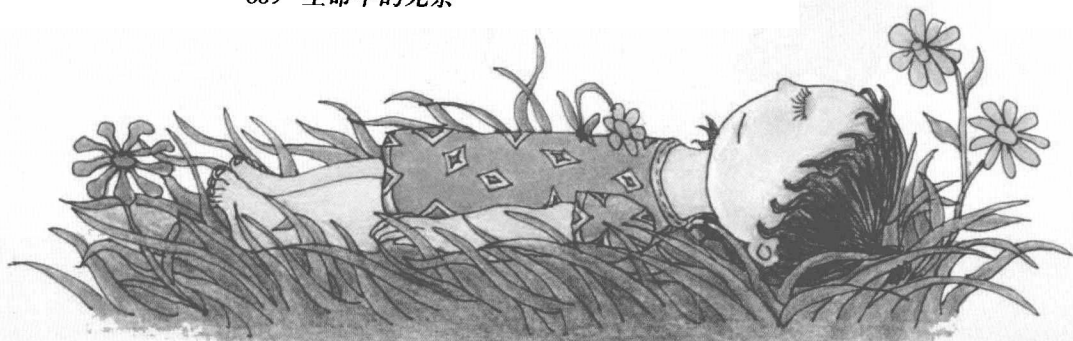
目 录

1	— 自序
1 第一章	— 诞生
21 第二章	— 新大陆（札记之一）
41 第三章	— 祸从天降
57 第四章	— 哭不是懦弱
83 第五章	— 绝望的亲情（札记之二）
105 第六章	— 因果无凭
129 第七章	— 要有光
155 第八章	— 寻常的苦难（札记之三）
179 第九章	— 姐姐小词典





- 221 第十章 _ 紫色标记
- 245 第十一章 _ 无可选择
- 265 第十二章 _ 磕着了
- 289 第十三章 _ 艰难的诀别
- 315 第十四章 _ 应该有天堂（札记之四）
- 331 第十五章 _ 让妞妞再生
- 347 第十六章 _ 死是不存在的
- 356 后记
- 359 生命中的无奈



第一章
诞生





妞妞是在离我家不远的一所医院里降生的。每回路过这所医院，我就不由自主地朝大门内那座白色的大楼张望，仿佛看见刚出生的妞妞被裹在纱布里，搁在二楼楼育婴室的小床上，正等着我去领取。这个意念如此强烈，尽管我明明知道妞妞已经死去，还是忍不住要那么张望。



这所医院离我家的确很近，走出住宅区，横穿马路，向东只有几分钟的路程。它坐落在我上班的必经之路上，使我不可避免地常常要路过它。然而，我一次也没有真的走进去，一个清晰的记忆阻止我把意向变为行动。三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急急忙忙斜穿马路，因为违反交通规则，被站在对面人行道旁的一个警察截住了。听了我的解释，他看一眼夹在我腋下的婴儿被褥，做了一个放行的手势。当天傍晚，我用这条被褥裹住一个长着一头黑发的女婴，带着她的母亲，小心翼翼地一步步走下楼梯，从医院那座白色大楼里走了出来。当我朝大楼张望时，我怀抱婴儿带着妻子小心翼翼下楼的形象后来居上，使我立刻意识到二楼育婴室那一排裹着纱布的婴儿中已经没有妞妞，于是赶紧转过脸去，加快脚步走路，努力不去想我把母女俩接出医院以后发生的事情。

可是，下回路过医院，我又会忍不住朝那座大楼张望，仿佛又看见了裹在纱布里等着我去认领的妞妞。既然她如今不在世上任何别的地方，我就应当能在这个她降临世界的地方找到她，否则她会在哪里呢？我想不通，一只已经安全靠岸（这所医院就是她靠岸的地点）的生命小舟怎么还会触礁沉没？

在不可知的神秘海域上，一定有无无数生命的小舟，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会进入人类的视野。每只小舟从桅影初现，到停靠此岸，还要经历一段漫长的漂流。这个漂流过程是在母亲的子宫里完成的。随着雨儿的肚子一天天隆起，我仿佛看见一只陌生的小舟，我对它一无所知，它却正命定向我缓缓驶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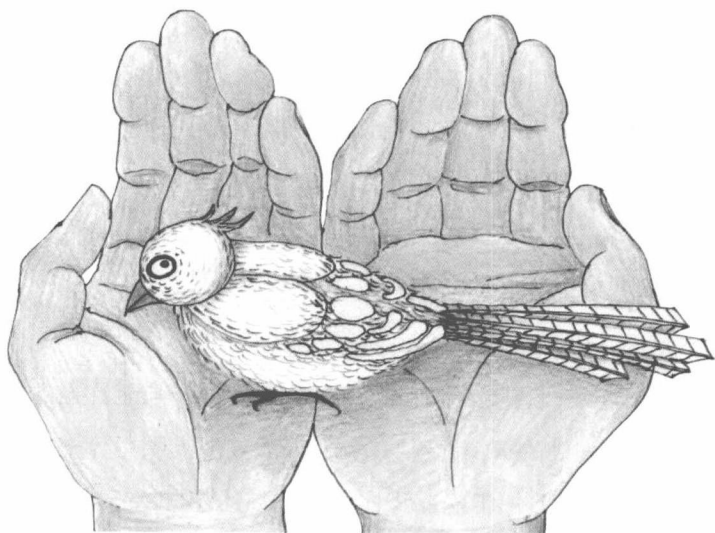


为什么是命定的呢？事实上，它完全可能永远漂荡在人类视野之外的那片神秘海域上，找不到一只可以帮助它向人类之岸靠拢的子宫。譬如说，如果没有那次在书房地毯上的心血来潮的做爱，或者虽然自那次做爱，但雨儿的排卵期没有因为她心血来潮练减肥气功而推迟，就不会有妞妞。妞妞完全是偶然地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可是，世上有谁的降生是必然的呢？即使在一个选定的时刻播种，究竟哪一颗种子被播下仍然全凭机遇。每想到造成我的那颗精子和那颗卵子相遇的机会几乎等于零，一旦错过，世上便根本不会有我，我就感到不可思议。始终使我惊奇不已的另一件事是，尽管孩子是某次做爱的产物，但是在原因和结果之间却没有丝毫共同之处。端详着孩子稚嫩的小脸蛋，没有哪一对父母会回想起交媾时的喘息声。我不得不设想，诞生必定有着更神圣的原因，它担保每一只生命小舟的航行具有某种命定的性质。

正当我面对缓缓驶近的生命小舟沉入玄思时，雨儿却在为它的到达做着实际的准备。她常常逛商店，每次都要带回来一两件婴儿用品。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们的衣柜里已经塞满小被褥、小衣服和一包包尿片，酒柜里陈列着一排晶莹闪光的奶瓶，一双色彩鲜艳的小布鞋喜气洋洋地开进我的书柜，堂而皇之地驻扎在我的藏书前面。

“这么说，它真的要来了？”我略感惊讶地问，对于我即将做爸爸这件事仍然将信将疑。

雨儿站在屋子中央，褪下裤子，低头察看裸露的肚



子，轻轻抚摸着，忽然抬高声调，用戏谑的口吻说：

“小 DADA，你听你爸爸说什么呀！咱们不理爸爸！”

DADA 是她给肚子里的小生命起的名字，这个名字产生于她的一连串快乐的呼叫。当时她也像现在这样察看着自己的肚子，渴望和小生命说话，却找不到相应的语言，便喊出一长串没有意义的音节。她听着 DADA 这个音节好玩，就自娱似的一个劲儿地重复。我想到达达派，觉得用这个音节称呼她肚子里那个性别不明令人吃惊的小家伙倒也合适。

“是女儿就好了。”我说，想起夜里做的一个梦，梦见我伸出手掌，一只羽毛洁白的小鸟飞来停在掌心，霎时一股幸福之流涌遍我的全身。

“都猜是儿子，儿子我也要。小怪人也要，戴着两个瓶子底，在银行门口看利息表，一眼就看出算错了，参加国际数学大会……”她把从报纸上读来的神童故事安



到了小 DADA 身上。

一会儿她想起了什么，又笑着说：“小 DADA，你要像你爸爸，心好，文雅，老是抹不开面子，不愿人打扰还要请人早点来。”

“不，小 DADA，你要像你妈妈，心狠，果断，请人吃饭还要让人晚点来。”

我们接着笑成了一团。

雨儿有了不起的随遇而安的天赋。她一向无忧无虑，爱玩爱笑。她的笑清脆响亮的一长串，在朋友圈里算一景。在她怀孕的那一年里，我们的朋友纷纷出国去了，她觉得寂寞，也想走。自从发现自己怀孕以后，她不再提出国的事，心安理得地做起了孕妇。

有一回，朋友们小聚，L 在饭桌上调侃说：

“雨儿怀孕轰动了学术界。”

雨儿笑嘻嘻地说：“明年带我的女儿来你家玩……”

L 打断：“是女儿？怎么知道的？”

B 接茬：“学术界的事，我们大家决定的。”

L 举杯：“我为世上又多了一个母亲而祝福，我为世上多了一个这样的母亲而担忧。”

举座皆笑，雨儿也笑。到家后，仿佛回过味来，问我：“他这是什么意思？”

“这意思是——你太省心，不是个称职的母亲。”

她的确省心，怀孕后尤甚，天天睡懒觉，起了床又从这张床转移到那张床，把家里所有的床（有五张呢）都睡遍，慵懒得无以复加。她说，这叫练习坐月子。

“这么懒，生出个孩子也懒。”她母亲责备。

“懒了好带！”她答。

她懒洋洋地躺在床上，捧着愈来愈膨大的乳房，侧身从镜子里察看色泽变浓的乳晕。

我旁白：“它一直在游戏，现在要工作了。”

“像头大象，”她撇嘴，“谁说这不是一种牺牲！”

接着向我宣布三条决定：一、她要躺着喂奶；二、孩子满月后就断奶；三、夜里让保姆带孩子睡。

孩子生下来后，她把这些决定忘得精光。

怀孕两个月时，雨儿和我游少林寺，在一座庙堂里看香客们跪在佛像前磕头。我惊讶地发现，这会儿是雨儿跪在那里了，她微微低头，双手合十轻轻拢在鼻子前，看去像在捂鼻子，那样子又虔诚又好玩。她在佛像前跪了很久，大约在许一个长长的愿。

后来我问她许了什么愿，她有点不好意思，但终于悄悄告诉我：“求佛保佑我生的孩子不缺胳膊少腿，不是三瓣嘴六个指头。”

真是个傻妞。在我们身罹灾难之后，这个捂着鼻子跪在佛像前的傻妞形象一次次显现在我眼前，使我心酸掉泪。可是眼下，受到祝愿的小生命在她肚子里似乎生长得相当顺利。其间只有一次，在怀孕五个月时，她发高烧住进医院，小生命陪着受了一番折磨，但这次危机好像也顺利度过了。我们仿佛看见这只生命小舟在一阵不大的风浪中颠簸了一下，又完好无损地继续朝我们驶来。尽管后来事实证明这场病的后果是致命的，当时它在我们心中却只投下了少许阴影，而这少许阴影也暂时被一个喜讯驱散了。就在住院期间，医生给她做了一次